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丛书

ZAI ZIWO YU TAZHE ZHIJIAN



在自我与他者之间

赵海英◎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张外借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丛书

ZAI ZIWO YU TAZHE ZHIJIAN



在自我与他者之间

赵海英◎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自我与他者之间/赵海英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2

ISBN 978 - 7 - 5161 - 8854 - 5

I. ①在… II. ①赵… III. ①哲学理论—研究 IV. ①B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1332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朱华彬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5

插 页 2

字 数 213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任 孙正聿

副主任 孙利天 贺 来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天成 王南湜 王振林 孙正聿

孙利天 刘福森 吴晓明 酆 正

杨魁森 姚大志 贺 来

序 言

日常生活里每一个人总被他人所环绕。在出生的时候，每一个个体就会有父母在自己身边。从幼小到成人，从家庭到社会，他更会接触和遭遇到更多的他人。可以说，每一个个体注定地和必然地与他人在一起生活。同时，这些人会以不同的样貌和身份出现，从而可以归为不同的社群和族群，如古老的《易经》所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因为他人的存在，我们所接触到的世界，不仅仅是属我的，更是属他的。而对于他人，人们总会形成这样那样的意见和观念。从哲学的角度，无论是东方世界还是西方世界，都对他人之观念做了许多的认识和阐发，比如孔子的仁学，希伯来神学中的邻人观念，古希腊哲学中的对于人的理性规定等，从古到今，各种理论层出不穷。在这些观念之中，所集中面对的大致是这样几个与他人有关的问题：一、何为他人的存在，即他人是如何构成自身的存在的？这是他人存在的本体论论证的问题。二、自我和他人处于何种关系之中？即如何认识他人和自我关系的性质。他们之间是相互争夺的，还是和谐协作的，还是二者兼有的？他们之间关系的性质是可以定性的，还是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而无法限定其本质？三、如何能够实现和保证对于他人的真实了解？因为人之思维常常局限于自我之中，而以狭隘的目光去面对和了解他人，必然会造成对于他人的误解。这种误解形成的后果不仅仅是思想性的，更是实践性的。这是对于他人存在的认识论的问题，即如何理解和通达他人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是相关的。四、如何在实践中处理与他人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与第二个问题紧密相



关，因为正确地处理是与正确理解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不可分割的。

对于他人存在的思考固然由来已久，然而对于他人存在的现代质疑则始于胡塞尔，他旗帜鲜明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即从自我的意识出发，如何能够证明他人意识的存在？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因为按照常识性的判断，人所能经验到的只是他人呈显出来的外观及其行动，而不能够直接经验到他人的内在的意识活动。作为认识者的主体不能够证明作为认识对象的他人同样具有着和我一样的意识。这个问题对于胡塞尔的现象学，尤其是晚期的现象学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个问题的解决直接关涉到交互主体性的构成。由此问题出发，进而引发后继许多的哲学家，比如海德格尔、舍勒、萨特、梅洛·庞蒂、拉康、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等人，去思考他人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它的存在对于自我意味着什么，自我和他人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实然和应然的关系，如何能够实现对于他人的真正的理解等一系列的问题。

列维纳斯对此问题提出了异乎寻常的回答，在他的哲学里，他人（others）被理解为他者（the other），并且他者被把握为基础性存在，成为世界的存在和自我存在的本体。他的对于他者内涵的阐发，得到了许多后继者的推崇和发展，福柯、拉康、德里达等人的哲学思想在其中蔚为大家，主体间性、交互主体等概念日益成为哲学思想创造性的源头。于是，一种思想史上引人注目的转折就此发生，就是从以主体理性统御他人为核心的世界观转移到了以交互主体重塑主体理性的世界观。在此，也许可以下这样一个定论，就是任何当代的哲学都无法回避他人和他者的存在问题，要是打算对于当世的哲学问题作任何的思考，也都无法跨过他人和他者问题。

本书就是对于回答以上问题的一次尝试，即试图回答他人究竟是何种的存在？此种存在得以建构起自身的基础是什么？如果说他异性的存在是他人存在的本体论基础，那么在本体与现象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他人在其现实的存在中是如何表现自身的？对于人们习以为常的他人的存在方式，如语言、身体和实践等是有着怎样的内涵？最后落脚到这样的一个基本的问题，即自我和他者之间到



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他们之间究竟是处在你死我活的冲突状态中，就像黑格尔概念辩证法和萨特的存在论哲学所提出的否定之否定的原则和他人即地狱的观点，还是处于共处和谐的状态中，就像梅洛·庞蒂基于身体间性所提出的他人理论，还是把他人的存在作为自己言行的立法者，而把自身置入到绝对的伦理学框架之内的如列维纳斯所主张的观点呢？以上种种立场和观点，并不能完全概括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基本态度和关联，然而却都非常具有代表性。那么，该如何面对和处理诸种对于此问题的哲学回应，就需要彻底地澄清自我和他者问题的内在理路，在自我和他者之间寻找到一条正确的思之路径。尽管在这些观点之间存在的是相互交锋、莫衷一是的状态，但是，此冲突并不是根本性的。中国古语中讲，“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在他们之间的矛盾也具有互相取长补短的可能性。以仁爱、慈悲去面对他人，可以避免伽达默尔们理智型的分析的弊端；以理智与语言解释去理解他人，可以避免列维纳斯们单纯情感型模式的弊端；以交往理性去规范人类的话语和交往行为，可以避免对于语言的误用，也避免被意识形态和权力机构所利用。知情意三者的结合才能够完满地构建起人之为人的基本内容，并向着真善美三者合一的“善”之本体复归。当然，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落实在实践的世界变革之中。只有把他人的个体属性和社会属性完美地结合起来，共同以对象化的劳动和实践为具体的实现途径，才可以为“善”之本体的实现作出实质的贡献。由此可见，本书也力图通过对于他者问题的研究，打通现代西方哲学与中国古代传统哲学之间的壁垒，为二者之间提供一条会通的路径，使得彼此之间思想的涌动和交流更加顺畅和通达。是为序。

赵海英

2016年7月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从唯我论的逃离与他人的出场	8
一 从理性中叛逃	9
二 跨越“理性主体”	19
(一) 理性主体的建构过程	19
(二) 理性主体的完成及其特征	20
三 现象学的起点	26
(一) 对理性哲学的超越	26
(二) 现象学中的他人问题及唯我论中的他人	30
(三) 胡塞尔他人理论的不足与贡献	34
第二章 他异化的本体论证明	38
一 在“死亡”中揭示的他异性	39
二 在此在的时间性中揭示他人	45
三 他异性本体与他者的面貌	51
(一) 他者与他人间的“隔离”的“无关系的 关系”	52
(二) 绝对他者的面貌具有的双重内涵	55
(三) 他者理论对于海德格尔的“共在”理论的 突破	58



第三章 作为与他人共在的自我	63
一 人作为具体而在世的存在	63
(一) 突破理性的独白与意识的内在性	64
(二) 理解人的存在的基本方法和途径	68
(三) 作为具体存在的个人	73
(四) 此在作为在世的存在	76
二 他人存在的生存论形态	78
三 作为与他人共在的自我	82
(一) 关于存在的“此在诠释学”	83
(二) 他人对于自我存在的原初性构成	84
(三) 自我作为共在的日常形态	89
第四章 通达他人的语言	92
一 生存论的在世的语言	93
(一) 对于理性语言观的批判和消解	94
(二) 语言的生存性和反思性	99
(三) “无意”的和“无我”的语言	102
(四) 生存论语言所具有的本体论地位	108
二 语言的他异性和超越性	112
(一) 时间中的语言	112
(二) 语言自我分裂为对话的双方	115
三 有他的语言世界	118
(一) 我的语言面向着他人	119
(二) 他人的语言建构着自我之语言意义	120
(三) 他人对于我的语言意义的更新	125
四 语言的规范性应用	127
(一) 语言对于理性的现实需求	129
(二) 交往理性的优先性地位	137
(三) 交往理性所规范的话语系统	143
(四) 生存论语言与规范性语言间的关联	146



第五章 他人身体的奥秘	148
一 灵性的身体	150
(一) 无声的身体与身心的二元论	150
(二) 在世的作为整体的灵性身体	152
二 身体作为他异性的本体	159
三 灵性身体中的他人	165
四 突破意识哲学和身心二元论	172
五 自我与他人的和谐共在	177
第六章 他人存在的实践性基础	181
一 重新理解实践	181
二 实践在他者问题上的基础性地位	186
(一) 实践是意识的现实基础	186
(二) 语言所具有的实践性	187
(三) 实践是理解和交往的基础	190
三 实践中的自我和他者	192
(一) 感性活动中的他者	192
(二) 异化中的他者	199
(三) 语言实践中的他者	202
第七章 在自我与他者之间	206
一 自我与他人的关系	207
(一) 自我与他人是共同在世的, 其基本的关系 形态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207
(二) 自我对于他人的现实性关联	207
(三) 自我对他人的伦理性关联	208
二 在自我与他者之间: 仁爱与理解	212
(一) 善 (goodness) 之本体的内涵和构建	212
(二) 语言的光荣与梦想	214
(三) 对于他人和世界的整体性认知	218



(四) 知情意三者结合的人学本体	220
结 语	223
参考文献	226
后 记	233



导 言

现代性的他人概念是从理性自我为主体的哲学体系中解放出来的。回顾哲学史的发展，可以发现现代性的话语源自启蒙理性，如笛卡尔所言的，为了获得真理性的知识，就需要有思维的确证。“我思故我在”中的理性思维是确证自我存在的唯一标准。而随着理性主体持续不断的进步和发展，并把自身绝对化为世界的最高原则的时候，也使得理性主体成为了解释世界和征服世界的核心和主体。因为理性所具有的自明性、确证性和自足性，所以理性主体也“必然”是自明的、确证的和完美的。理性主体尽管辉煌一时，并且在其光辉时代里极大地推进了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进程，但是在人类理性极度膨胀的同时也迎来了自身的深刻危机。人类对于自然的征服和占有，在造就了人类辉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对于自然世界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浪费，生态危机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而理性主体所孕育的个体主义和权力斗争，使得人与人之间变得疏离和陌生，文化与文化之间也在互相误解和敌视，最显著的后果就是 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惊醒了从启蒙时代以来对于理性的盲目信从，它并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理性主体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危机关系的总爆发。现代人在经历了现代性所带来的阵痛之后，需要重新来考量现代性本身。他们发现，现代性危机的一个深刻根源就是，理性主体在理性的“光辉”之中绝对化了自身，成为了封闭的、独白的、孤独的、绝缘的单子式的个体，而为了看清生命存在的真相以挽救自己濒临灭绝的人类生命，就需要从理性主体回归到有他人的自然和世界中去。



理性主体所引以为傲的特征就是他的自明性，因为世界的可理解性以及自身的可理解性的基础都在“自明”的理性那里，正是自明的理性才为理解世界和人类的存在找到了坚不可摧的起点。在理性看来，人类所在的世界是透明的和同一的，世界的存在就是意识中的表象，世界的规则就是理性的逻辑。因为理性的自明性，理性主体成为了世界的主人，仿佛一旦没有了他的存在，整个的人类世界就坍塌了。但是，当代哲学则发现，理性所认为的自明是莫大的谎言，完满自明的自我意识本身就是一个神话。因为它总是处在自我断裂和自我差异化之中，总是包含着一个不透明的“他者”在自身之中。所以，在每个理性的“背后”会永远居留着一个不透明的阴影，它遮蔽着理性所自认为的透明性。

同时，理性也把自身理解为自足的和确证的，这也就意味着凡存在着的事物都可以用理性来加以完满的说明。理性如此这般地面对物质世界，同时也不放过自然生命和人类自身。他人被理解为理性人，理性成为了人之为人的尺度和存在标准。理性主体并不把他人理解为与我不同的人，而是按照理性原则认为他仅仅是另一个自我，并想当然地按照理性的原则去对待他人。当人类之间都用理性的原则去对待彼此的时候，理性就成了罩在每个人心灵上面的纱幕，使得他人和自我的心灵之间的沟通困难重重。可以想见，人类内心中的与理性相异的力量受到了压制，也不被理解，从而每个人都不是作为形形色色的具体个体在生存，而只是作为千篇一律的理性主体在“抛头露面”。这样就造成了每个个体的实际上的内心压抑和孤独。这也造成了在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和异化，每个个体都成为了孤独的自我，于是社会变得不可理解，他人变得遥远而陌生，甚至自己本身也变得陌生。只有不再囿于理性主体的框架，真正地了解他人的存在，才能从这种孤独的生命中走出。而这不仅仅意味着理解与我不同的他人，从更加深刻的意义来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理解“人”本身。

由于理性所具有的统一性的原则和二元论的原则，理性主体对于外在的对象在价值观上持有的态度，就是“征服”和“占有”，也就是在认识和实践上用理性的同一原则来“征服”一切价值。



在近代理性哲学的传统中，并不否认他人的存在，但是理性中的他人与当代视域中的“他者”的内涵迥异。在近代哲学中，他人只是作为“我”的一种变异形态而出现的，他人是“他我”，是理性所化身的另一种形态。这个“他我”作为理性的外化形态，最终要回归到“同一”的理性主体那里，这一点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对于真正的他异和真实的他者，这个理性主体的话语采取拒斥和吞噬的态度，从而造成了人类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失衡和紧张，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矛盾和冲突，甚至造成了不同文化和民族之间的对抗和战争。人类在反省自身的现代性的话语的时候，发现了原本被理性所埋没的他者。这个他者在理性的“光明”照耀之中默默无闻，但却“于无声处起惊雷”，是自我所无法回避之物。

总之，理性自我在把世界其他价值抹平的同时也就毁灭了自己，因为只存在同一性的世界里，同一性的主体在没有参照的情形下也就隐没不见了。因而，在自我虚构的自明性和超越性中，理性自我把自己幻想成为了上帝，并最终在理性上帝这个虚化幻象中毁灭了自身。同一而绝对的理性原则成为了自我毁灭的彻底疯狂的逻辑，从而理性自身走到了自身的纯粹反面。理性自我在同一化的进程中忽视了他者的“旷野呼告”，于是理性自我也走到了自身的穷途末路。

时光荏苒，大浪淘沙，进入到新时代的哲学已经逐渐揭示和发掘出他者的真实意蕴。真正的他者并不是“我思”中的影像，不是自我同一性反复的“他我”，而是超越出理性自我之外的，超越出认识论的二元对立原则之外的，超越出理性的同一性自足原则之外的真实的“他者”。这个他者在根本上绝对不同于“自我”，拒绝着理性主体对于自身的同化和消解。而同时，自我也并不是封闭的理性主体，而是开放的主体间性；不是孤独的个体存在，而是在世的与他人共在；不是独白的自我意识，而是与他人对话的话语主体；不是在身体之外的超越意识，而是拥有身体的主体间性。从而可见，并不是理性自我和超越意识确证着他的存在，而是他人对于自我意识的构成具有根本性的组建作用，这种组建作用可以表现



在世界、语言、身体等方面。因为在自我的生活世界和意识领域，深刻地蕴含着他人的存在。一个显明的例子，就是向他人学习是一种扩展自我世界的方式。人从出生开始就进入到对于他人的学习过程中，即便是一种对于他人的违抗，也是习得的。语言、行为、表情等，都有着后天习得的他人的身影。马克思就曾经嘲笑德国古典哲学的愚昧，即在于他们架空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先验意识，而忽视了意识和精神都需要与他人的共在，需要社会，需要文化传统。

他人对于自我意识的根本性的构建作用包含几个基本点：一、在认识论上，自我了解自身是通过他人来了解的，自我意识或纯粹的自我意识是一个幻象。意识总是指向一个世界，指向一个他人，甚或把自我当作他人来了解。所谓自我理解，就是理解最切近的他人。从来不存在空洞的不面向着他人和世界的意识自身。二、在生存论上，自我的存在中就含有与他人的共在，自我与他人是共同在世的，共在是自我构成的基本架构。绝对自我的存在是幻象。三、在本体论上，他异性的本体在死亡和时间中得到了充分的论证，本体处于一种自我分化和自我展开的过程中，因而，同一性的理性自我是虚构的。四、在语言观上，语言具有着自我分化的内在结构，在具体的对话中展开为充满创造力的历史过程。语言根本上是对话的，而不是理性独白的工具。五、在身体观上，身体并不是超越意识所宰制的对象，而是具有着整体性的在世的灵性身体。灵性的身体具有着内在分化的结构，自我的身体就是身体间性。自我封闭式的意识和身体都是不成立的。

因此，在根本上，因为主体间性的存在，他者注定是不可理解的，因为他者并不是理解的对象，不是分析的对象，它始终在理解之外，是无法被理性所同一化的。如果理解即意味着理性的同一化和精神性的占有，那么永远存在着不被理解的他者。他者总是向其他人展现出面貌，在与我们面对面地相遇着，但是它永远不是透明的和现成的；它在对我们显露其意义的同时，也隐藏起自己。它在无限之中延展着自身，而从不会落入到理性框架的整体性之中。理性自我以为捉住它的时候，它又跑开了。理性自我的世界总是确定的和可知的，但是“他者”却外在于这个透明的世界，它总是一



个例外、异在和限制。“他者”的出现意味着在理性哲学中所压制的他异性、外在性和多元性等概念在哲学中获得了解放。在哲学上，“他者”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绝对的他异性，我们永远无法把它划归入任何一种理性体系之中；相反，它无限地开放，是永远与我同行的未知之域。

当代的哲学家们力图把“他者”从理性主体中解放出来，就各自从不同的理论角度，以意识、存在、身体、语言、本体论等为基本概念，去论证他者和他人的存在。在向“他者”前进的道路上，胡塞尔从纯粹意识所具有的自明性出发，以“类推法”来揭示他者的存在，但是却不能走出唯我论的局限。海德格尔发现了“存在论的差异”，这种差异化的存在在“此在”中得到呈现。在“烦”“畏”“死”尤其是“时间”现象中，都呈现出“此在”存在的分离。此在的结构总是被“先行于自身”，此在的当下也总是被曾在和将在所渗透，因而，此在之在总是不能作为当下的整体而被把握。在他异性的此在中，此在是作为与他者“共在”在世的，共在是此在的根本性结构。萨特发现了意识中所包含的分裂和异质的双方，意识一方面是自我的存在；另一方面又是为他的存在。在这两方面的冲突之中，他人的存在出场了。梅洛·庞蒂以灵性的身体为基本的视角，他所展开的身体不仅仅指的是具体的个体的身体，而且把它拓展到了作为本体的世界的身体。这个身体同样具有着身体间性的架构，并不是僵死的“一”，而是自身分化的。在可见的“我”之外还有不可见的身体，它构成着我，引领着我。列维纳斯则把形而上学的原初差异引入到现象学之中，从而揭示出绝对而无限的他者。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被伽达默尔引入了语言理解领域之中。语言自我分化为对话，在对话之中语言区分出对话的双方，即自我与他者。同时，理解是一个存在的事件，这个存在是差异化自身的，这种差异体现在“视域融合”与“效果历史”之中。在它们之中的他者存在，永远是不透明的，不可见的，但是，它却构成了我理解的前提，成为了被理解的世界的前提。哈贝马斯用交往理性来规范现代人的交往行为和话语行为，力图拯救被后现代语言弄得支离破碎的现代性话语，力图把无限而绝对的他



者重新纳入到规范性的理性话语之中。马克思的实践理论为他者问题找到真实的和现实的基础，从而为他者问题提供了解决的现实途径。在所有这些指向他人和他者的话语背后，一条隐秘的指向“善”之本体的哲学途径已经铺展开来，等待后来人的漫步或驻足。

在集中展开论述之前，需要厘清几个基本的概念，以免在论述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混淆和误解。

首先，需要厘清的就是他人概念和他者概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他者”是一个本体论层面上的概念，因而它不仅意味着“他人”，尽管“他人”是“他者”的最显明的体现者。“他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不同于“自我”的存在，只有在“他者”完成自身的前提下，才会真正地有它的地位。只有“他者”真正地建构起来，作为不同于自我的一个“他人”才是可能的，否则就只能存在“他我”而已。

其次，需要厘清的是他人概念和社会概念上的不同。尽管社会是由单个的个体所组成的，对于我而言，社会是由一个个的他人组成的，但是，社会毕竟是与他人不同的存在。他人是“有血有肉”的，他是具体的存在，而且，从某种程度来说，他人与我是息息相关的。社会尽管也是与我的关联体，但是，它并不是具体的，而是类似于把众多他人的共性抽取出来而构建起来的整体。他人也不是作为简单的社会的传导物而存在的，仿佛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声音通过具体的他人作为途径来传导。因为，他人尽管有着某种的社会属性和功能，但是，他并不仅仅具有着社会的属性，更加具有个人的属性。当然，在社会属性和个人属性之间，孰先孰后，孰本孰末，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不过，在这里首要关注的还是他人的个体属性而并非社会属性。

因而，海德格尔的自我与他人的“共在”说才会招致许多人的不满，列维纳斯反对这个概念。因为，“共在”这个观念是一个过于“集团化”的观念，他人都被湮没在了集体的一致性之中，他人被集体凝结和抽象为了“常人”，并且这种集体的一致性是消极的，它对于此在的本真状态是种遮蔽，它是为了凸显此在的本真

